



暮色中的草原

霞光和薄雾交织的草原

江峰 摄

□松杉

暮色像一匹素色绸缎,从西天缓缓铺展下来,漫过草峦、河流、蒙古包和静默的牧群。此刻的草原,褪去了白日里的苍茫炽烈,换上一身清宁、悠远的底色。天地间所有喧嚣都渐渐沉淀,只剩下风与草的私语,云与山的相拥,落日与旷野的对望。我站在草原腹地,任由暮色将自己轻轻包裹,仿佛融进这大地的肌理,化作草原暮色里一缕无声的风,一株低伏的草,一粒随风浮沉的尘埃。

白日里的草原,是鲜活而热烈的。晨光刺破云层时,草尖缀满晶莹的露珠,像散落满地的碎钻,在朝阳里熠熠生辉。牛羊踏着晨雾缓步游走,骏马扬蹄奔驰,鬃毛猎猎作响,牧人的歌声顺着长风飘荡,穿透千里草海。正午的日光炽烈明亮,毫无保留地洒向大地,碧绿的草原铺向天际,与澄澈的蓝天在远方相拥,云朵慵懒地悬浮,大地上每一寸草木都蓬勃生长,张扬着生命最原始的蓬勃与倔强。而当夕阳开始向西天垂落,白日的盛景便慢慢收敛锋芒,草原悄然步入暮色,开启一段独属于黄昏的静谧与深情。

夕阳悬在西边的山梁之上,不再刺眼,化作一轮温润的橘红圆盘。漫天云霞被落日染透,从绯红渐变为橘粉、杏黄,再晕开一层淡紫,层层叠叠,错落交织,像画师倾尽调色盘,在天际绘出一幅无边无际的长卷。云霞的光影落在草原上,给碧绿的草甸镀上一层暖融融的光晕。近处的青草被染成金绿色,稍远的草峦覆上浅红,更远的天际线下,起伏的丘陵融进朦胧的暮色轮廓里,深浅明暗,层次万千。

风也变得温柔起来。白日里粗犷凛冽的草原长风,此刻收敛了锋芒,变得舒缓绵软,轻轻拂过草浪。成片的牧草随风摇曳,高低起伏,像无边无际的绿色波浪,一波推着一波,向着远方缓缓荡漾。草叶摩擦的细碎声响,连绵不绝,像是大地低沉的呢喃,又像是岁月悠长的絮语。风掠过耳畔,带着青草独有的清冽气息,混着野花淡淡的幽香,还有泥土湿润醇厚的味道,深吸一口,身心都被这纯净的气息浸润,尘世所有的浮躁与烦恼,都在这一刻被涤荡干净,消散在辽阔的暮色旷野中。

草原的野花,在暮色里开得愈发从容。白日里迎着烈日盛放的格桑花、马兰花、小雏菊,此刻收拢了些许张扬,静静绽放在萋萋芳草之间。粉的、紫的、白的、黄的小花,星星点点散落遍野,不刻意雕琢,不刻意争艳,自在生长,自在开放。暮色的柔光落在花瓣上,给娇嫩的花瓣镀上一层朦胧的金边,花瓣在晚风中轻轻颤动,似是不忍惊扰这黄昏的安宁。它们扎根在辽阔草原,沐浴朝露,目送落日,岁岁年年,陪着草原走过春夏秋冬,陪着暮色守望辽阔旷野,平凡却坚韧,渺小却热烈,以最朴素的态度,装点着草原每一个晨昏。

蜿蜒的小河穿行在草原之间,像一条银白色的丝带,在暮色里静静流淌。河水澄澈见底,映着西天的晚霞,映着渐暗的云天,将漫天橘红、绯红、浅紫的霞光揽入怀中。水面波光粼粼,晚风掠过,泛起细碎的涟漪,霞光便随着水波轻轻晃动,碎成满河流动的色彩。河水缓缓前行,不急不缓,绕过青草地,穿过矮灌木丛,向着远方的低山蜿蜒而去。岸边的芦苇随风轻摇,苇絮在暮色中缓缓飘荡,落在水面,随波逐流。偶尔有几只水鸟掠过河面,翅膀划破暮色,留下几声清越的啼鸣,而后落在河岸草丛间。河水无声流淌,承载着落日余晖,承载着草原的静谧,也承载着岁月无声的流转,亘古不变,生生不息。

远处的牧群渐渐放慢脚步,在暮色中缓缓归圈。成群的牛羊低着头,悠闲地啃食着暮色里的青草,白色的羊群像散落的云朵,镶嵌在碧绿的草甸上,在晚霞的映照下,笼上一层暖金色的光晕。牛群伫立在草坡之上,抬头望向渐暗的天际,仿佛在凝望落日远去,静待夜幕降临。骏马收敛了奔驰的野性,安静地伫立在晚风里,长尾轻轻摆动,驱赶着暮色里零星的蚊虫,眼眸沉静,望着辽阔旷野,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从容与孤傲。牧人的身影散落其间,身着素色长袍,手持牧鞭,不急不躁,静静地守着牧群,守着这片世代气息的草原。没有喧嚣的吆喝,没有匆忙的追赶,只有人与牲畜、人与草原之间,一种默契的相守,一种相融共生的平和。

散落的蒙古包,在暮色里静静伫立,像是草原上沉默的星辰。洁白的蒙古包圆顶质朴,坐落在平缓的草峦之下,炊烟从毡房顶端缓缓升

起,袅袅娜娜,在暮色的微风中轻轻飘散,融入淡紫的云天。淡淡的炊烟带着奶茶的醇香、牛羊肉的鲜香,在空气中缓缓弥漫,为苍茫清冷的暮色草原,添上了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息。毡房外,拴着温顺的牛羊,摆放着老旧的牧具,车轮静静停靠在草从边,历经岁月打磨,刻满了游牧生活的痕迹。暮色笼罩着每一座蒙古包,也笼罩着世代逐水草而居的牧民,他们在朝暮更迭、四季轮回里,与草木为伴,与牛羊为邻,守着这份辽阔,守着这份清宁,把平凡的日子,过成了草原暮色里最温柔的风景。

极目远眺,远方的群山在暮色中渐渐模糊了棱角,褪去了白日清晰的轮廓,化作一道淡墨色的剪影,横亘在天地相接之处。群山层层叠叠,由近及远,色彩由深绿渐为浅灰,融进天边的云霞与暮色之中。山与草相连,天与地相拥,没有刻意的边界,没有人造的阻隔,万物都在暮色里归于柔和,归于包容。天地变得无比辽阔,望不到尽头,站在这片旷野之上,人会感到自身的渺小,如同沧海一粟。也正是这份极致的辽阔,让人放下执念,放下牵绊,心胸被旷野的风、无边的草、苍茫的暮色撑开,变得坦荡而通透。

暮色渐浓,落日一点点沉进山梁之后,西天的云霞慢慢褪去浓烈的色彩,由橘红转为浅灰,由绚烂归于沉静。天边的蓝逐渐加深,晕开一片朦胧的青黛色,几颗稀疏的星辰,悄悄从云层后探出头来,静静俯瞰着沉睡前夕的草原。风依旧轻轻吹拂,草浪依旧缓缓起伏,只是白日最后的暖意渐渐消散,空气中多了几分微凉的气息。草从里,虫鸣渐渐响起,细碎、低柔,此起彼伏,像是草原暮色里温柔的夜曲,伴着晚风,伴着流水,在旷野间轻轻回荡。白日里活跃的飞鸟已然归巢,牧群渐渐聚拢在蒙古包旁,世间万物,都开始收敛生机,准备沉入夜色的安宁。

我缓步走在草原的小径上,脚下是柔软厚实的青草,踩上去绵软温润,带着大地的温度。四周寂静无声,唯有风声、草声、流水声、虫鸣声交织在一起,构成一曲自然天成的乐章。远离了城市的车水马龙,远离了市井的人声鼎沸,没有高楼遮挡视线,没有喧嚣扰乱心神,目之所及,是无边草海、西天暮色、远山流云;耳之所闻,是自然最纯粹的声响;心之所感,是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安然。此刻不必追赶时间,不必思虑琐事,只需放慢脚步,静静感受暮色笼罩下草原的每一寸肌理,感受风的温柔,草的坚韧,落日的深情,旷野的包容。

想起千百年来,草原便是这般模样。春有芳草萋萋,百花竞放;夏有长风浩荡,白雪茫茫;秋有衰草金黄,雁阵南飞;冬有白霜氤氲,银装素裹。而每一个黄昏,暮色都会如期而至,温柔拥抱这片大地,见证草原的四季流转,见证牧人的世代繁衍,见证日月交替,山河亘古。岁月在草原上静静流淌,风过草低,日落星沉,世事变迁,人事更迭,唯有这片草原依旧辽阔,唯有这暮色依旧温柔,以不变的从容,容纳世间万般无常。

暮色中的草原,是诗意的,也是苍凉的。它有着天地山河的壮阔大美,有着草木生灵的温柔灵动,也有着旷野的静默寂寥。它不似江南暮色那般温婉,不似山林暮色那般幽深静谧,草原的暮色,是坦荡的,是辽阔的,是包容的,带着北方大地独有的雄浑与温柔,豪迈与深情。站在这里,看落日西沉,云霞渐隐,草浪含烟,长河映晚,心中会生出无限感慨,感慨自然的神奇造化,感慨天地的辽阔无限,感慨人间烟火的平凡可贵,也感慨时光匆匆,岁月无言。

夜色慢慢浸润大地,暮色渐渐褪去,星月愈发清亮,照亮了整片草原。远处的蒙古包亮起了点点灯火,微弱的光晕在夜色里摇曳,像暗夜中温暖的星辰,给苍凉的旷野添了几分温情。晚风依旧轻拂,草海归于静谧,河水依旧缓缓流淌,虫鸣低吟浅唱。暮色落幕,夜色登场,而草原依旧静静伫立,在天地之间,在岁月之中,守着朝暮,守着山河,守着一代又一代游牧人的烟火与梦想。

而那暮色中的草原,早已刻进心底,化作一抹温柔的底色。那落日熔金的云霞,那随风起伏的草浪,那蜿蜒含光的长河,那袅袅升起的炊烟,那静默伫立的远山,还有那拂过耳畔的晚风,弥漫四野的草木清香,都成为记忆里最清澈、最悠远、最抚慰人心的风景。

怀怀絮语

北国风光



麦田之美

□吴春富

“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”明艳艳的阳光洒在麦茎、麦穗、麦粒上,闪耀着金子般的细碎光芒。

洁白如漂洗过的流云,浮在蓝绸般的山脉之上,绿树掩映的村庄静卧山岚之下,广阔丰盈的麦地铺展在村庄前方,云、山、村、麦,相映成趣,勾勒出层次丰富、气势磅礴的初夏丰收图景。

一台台收割机轰鸣在麦浪间。成排的麦秆被卷入收割机锋利的割台,麦粒尽数进入机腹,碾碎的秸秆,则从机尾嗖嗖地吐出,扬起的细碎尘屑,恰似村庄缕缕升腾的炊烟。

麦秸碎片一路绵延铺开,化作回馈大地的行行诗笺。

麦地有大有小,有的方方正正,有的形状各异,无论地块形状如何,收割机都能自如穿行。

宽阔的麦地上,几台收割机一字排开,同步作业。有趣的是,不过半盏茶工夫,它们便在麦浪里错落开来,切割出层层台阶般的纹路。性子急的收割机掉头折返,与性子慢的收割机相遇,眼看几乎要相撞的瞬间,机手灵巧地一拧方向,两台机器擦身而过。机尾扬起的一大片烟尘,交织成一长段似打了皱褶的烟带。

少数麦地的田埂弯得像S形,农机手灵活地调转方向,仿似民间所说的“蛇溜水”,弯弯曲绕,却流转自如。收割之后,田地里那一道道印痕,仿佛一条条环绕山岭的河流。

收割前,那些千姿百态的麦地,美感并不那么明显。待一块块麦地收割得差不多时,梯形、三角形、圆形、扇形……几何图形的美,总能从残存的麦秸显现出来。自然生趣,麦收就有了美的韵味。

收割后的麦地里,麦秸碎片铺成深黄的纹路,未被麦秸覆盖的地段略显浅黄,残留麦茬依然泛着一抹淡青。深黄、浅黄、淡青,三种颜色相间,把收割后的麦地,装点得如同色彩绚丽的田园风景画。

一辆辆蓝色运粮车驶过机耕道,源源不断地把麦粒运送到加工厂进行烘干。每一辆运粮

车返回,粮仓装满的收割机便靠拢过来,长长的卸粮筒霎时升起。谷粒顺着形似大喇叭的管道倾洒而下。阳光在麦粒上跳跃,摇亮了一季金黄,也摇出了一季欢歌。

刚驶来一辆运粮车,两台收割机却同时卸粮。这时候,机耕道上可热闹了。两根卸粮管一左一右,高高扬起。两根管口相邻,两股金灿灿的麦粒一同倾泻而下,好似两河汇流,垂下一道浑厚壮观的金色飞瀑。

路过的村民随手揽起一把麦穗,掂了掂,“你家这麦长得真好,籽粒鼓鼓的。”眼里露出羡慕。

“今年风调雨顺,农技员又全程跟进指导,赤霉病防控精准及时,才换来这般的喜人年景。”种粮户指尖拂过眼前麦浪,眉眼间漾着笑意。

几名农技员趟着麦浪,步入麦田腹地,选定未收割的区块,拿出测产圈,挥镰,簌簌几声,圈定的麦秆便倒伏在地。

他们拈起麦穗,一粒粒剥下麦粒,双手轻轻一搓,再对着掌心微微一吹,麦壳便纷纷散落,橙黄圆滚的籽粒便留在掌心。

众人在掌心细数,一粒、两粒、三粒……“呵呵,好家伙,每穗都有三四十粒。”互报数据,藏不住的笑意,仿佛这片麦地是他们自家的。

全部剥完后,他们将麦粒小心翼翼地倒入测量杯中,仪器显示屏当即跳出称重数据。

“初步测算,今年产量比去年约增一成。”一名农技员一边在表格记着数字,一边翻看着去年的记录,然后高声发布着丰收的信息。

“割麦,割麦,快快割麦——”旧时的村庄,布谷鸟声声啼鸣,催促农人下地收割,处处皆是“田家少闲月”的热闹景象。如今收割机下场,麦收少了旧时的心急心慌和披星戴月。

收割机停下,麦香开始在家家户户的灶台漫溢开来。

乡土炊烟

晒谷场上舞翩跹

□阎贺

团结村夏夜的风里,总飘着欢快的乐声,各族村民路起节拍,裙摆随舞步漾开柔美的弧度。

十余载光阴流过,泥墙土屋换成亮堂新楼,山风掠过树梢的声响从未变过,各族乡亲揣在怀里的温厚心意,也从未淡过半分。团结村聚居着汉族、蒙古族、朝鲜族、满族等群众,共30余户人家,邻里间偶有拌嘴的细碎插曲,转头便捧着自家的奶食、打糕,敲开对方家门,日子像温好的米酒,醇和又安稳。

那日,驻村书记刘为民接完电话,指节叩在桌面的声响,惊得对面的村主任布和猛地抬眼。“你这是撞着什么喜了?”布和话音未落,就见刘为民一下站起身,眉眼里藏不住喜色,“老哥,好事!咱们村夕阳红舞蹈队要参加乡村舞蹈大赛了。”布和手里的茶盏晃了晃。

刘为民脚步生风,走进排练室,把这个好消息大声告诉大家,满屋子的彩扇与绸布瞬间扬起一片欢腾。可热闹过后,他又蹙起眉说:“大伙都是田间地头摸惯了农具的人,舞步不一,各民族的舞韵各有风采,要揉成一支齐整的舞,哪有那么容易?”大爷大妈们也围着圈唠开了,指尖捻着扇面,眼里藏着几分忐忑。

两日后,排练室的门被推开,林小满伴着晨光走了进来,布和笑着说:“给大伙介绍一下,这是县文化馆的林小满,我高中同学,特意来给咱们搭把手。”众人先是愣神,刘为民快步上前拉住布和的胳膊,声音压着难掩的雀跃:“你这闷声干大事的性子,可真是给我们送来了及时雨。”

谈到舞蹈设计,林小满捧着《鸿雁》的谱子道出巧思:不刻意磨平各自的舞步棱角,让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风致,顺着旋律的脉络把草原的舒展、稻田的轻快、山间的灵动,织进同一段节拍里,各有风致,又能合在同一段节拍里,恰如这一村子的人,各有各的性情,却拧着同一股暖融融的劲儿。

十日的晨光暮色里,舞步踩过地砖的声响从未断过,夕阳红舞蹈队的身影,稳稳闯过了乡里的选拔赛。

可喜悦还没散开,退意却悄悄爬上了大伙的心头,蒙古包里的阿爸记挂着坡上的羊群,朝鲜族的阿妈要去田埂查看稻苗的长势,去县里参赛要耽搁三日,路费食宿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大伙攥着彩扇沉默的模样,让刘为民和布和的内心很失落,明明知道这一路走来有多不容易,却没法劝大伙放下生计。

刘为民一早赶去邻村,托人帮衬农活,可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顺利。布和坐在办公室的藤椅上,眉头拧成了解不开的结。忽然座机铃声撞破沉寂,村部值班人员说,有位中年汉子点名要见刘为民。刘为民来不及掸去裤脚的灰,快步下楼,只见一位身形挺拔的蒙古族汉子站在风里,眉眼间带着几分熟悉的乡土气息。

“刘书记您好,我是莫日根,早些年从这村子走出去的。”他伸出的手掌带着温度,“当年乡亲们把一点一点攒出来的钱,送给我当学费,如今大伙要圆一个跳舞的梦,所有开销我来承担,地里的活计也由我找人帮衬。”刘为民喉间发涩,攥着莫日根的手久久没松开。

县里的赛场汇聚着各路好手,可大伙的舞步里裹着全村人的心意,一路过关,捧回了第二名的奖状,拿到了参加市里决赛的资格。排练室的灯光亮得更久了,这支带着田埂气息的舞蹈队渐渐有了名气,不少人慕名而来,探访这个藏在山坳里的村落。

那日晨光漫过窗棂,座机铃声再次响起,听筒里传来县里领导带着笑意的通知:“刘书记,你们的故事太动人了,主办方决定把决赛舞台从市里搬到团结村。”

鼓点伴着风落在乡家的土地上,夕阳红舞蹈队的大爷大妈们个个精神抖擞。此时,草原的舒展、稻田的轻快、山间的灵动汇在同一段旋律里,掌声漫过晒谷场,飘向远处的山冈。

秋风掠过田野,丰收的不只是庄稼。

小说阅读



赛马(剪纸)

曙光

长城与黄河的交响乐

(组诗)

□刘海豹

1

长城是一条琴弦。黄河是另一条琴弦。从来没有想到,在老牛湾两条弦相逢。弹出的琴声,竟然荡气回肠。

2

一条弦起伏于群山之巅。身姿逶迤,如一条腾飞的巨龙。长城砖石是龙的鳞甲。把一条弦的声音,藏于体内。北风吹过,琴声铮铮。

3

一条弦从高原雪域而来。听过黄河咆哮的人,都会想到九曲十八弯的回声。大河何其浩荡,像一条奔腾的琴弦。弹着流水和涛声。

纤夫的号子那么悲壮。羊皮筏子随波沉浮。母亲河,用滔滔波澜孕育了华夏五千年的璀璨文明。

4

群山把一条弦举在高处。山下的人们,在岁月里负重而行。人间烟火在晨昏中随着琴声慢慢升起。高处的回声,是从低谷里升起来的。

青龙洞山和好汉山。是从低谷升起两个音符。清新脱俗,婉转悠扬。以一抹新绿,点亮山水的画轴。村庄和风景,在山水间同声相合。在清水河县的大山里越奏越响。

5

一条弦被老牛湾峡谷接得很低。有人怀揣曲折心事。在琴弦上摆渡。黄河拐过多少弯,也没有这道湾拐得意味深长。拐成方言的尾音,软了下来。黄河水不再咆哮。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在山河相拥处焕发新生。

6

在长城和黄河握手的地方。群山低下头颅。黄河水如此澄静。两条弦弹出北方的乡音。接纳五湖四海的口音,在太极湾把酒言欢,或相见恨晚。黄河水每天都是新的。像一面镜湖,风平浪静。映照每一位远来的游人。

7

青山不语,流水无声。只有峡谷的峭壁还记得那些往事。一个老人在孙子的搀扶下。路过纤夫浮雕墙。沿着新栈道,朝夕阳的方向慢慢走去。他也许是老牛湾最后的艄公。在黄河边,缅怀着什么。

七夕那天。骡驮桥走过山岗,蹄鼓子秧歌响起。游轮划开水面,把笑声摆渡到云端。

8

这么多年过去了。两条弦依然紧紧相扣,把一座山和一条河,拥入怀中。一条弦,弹出一身风骨。那是中国人的脊梁。挺拔而坚硬。一条弦,弹出柔情似水。那是母亲的胸怀。辽阔而深远。高山流水,是两条弦的交响乐。

诗星空

北国风光

BEIGUOFENGGUANG